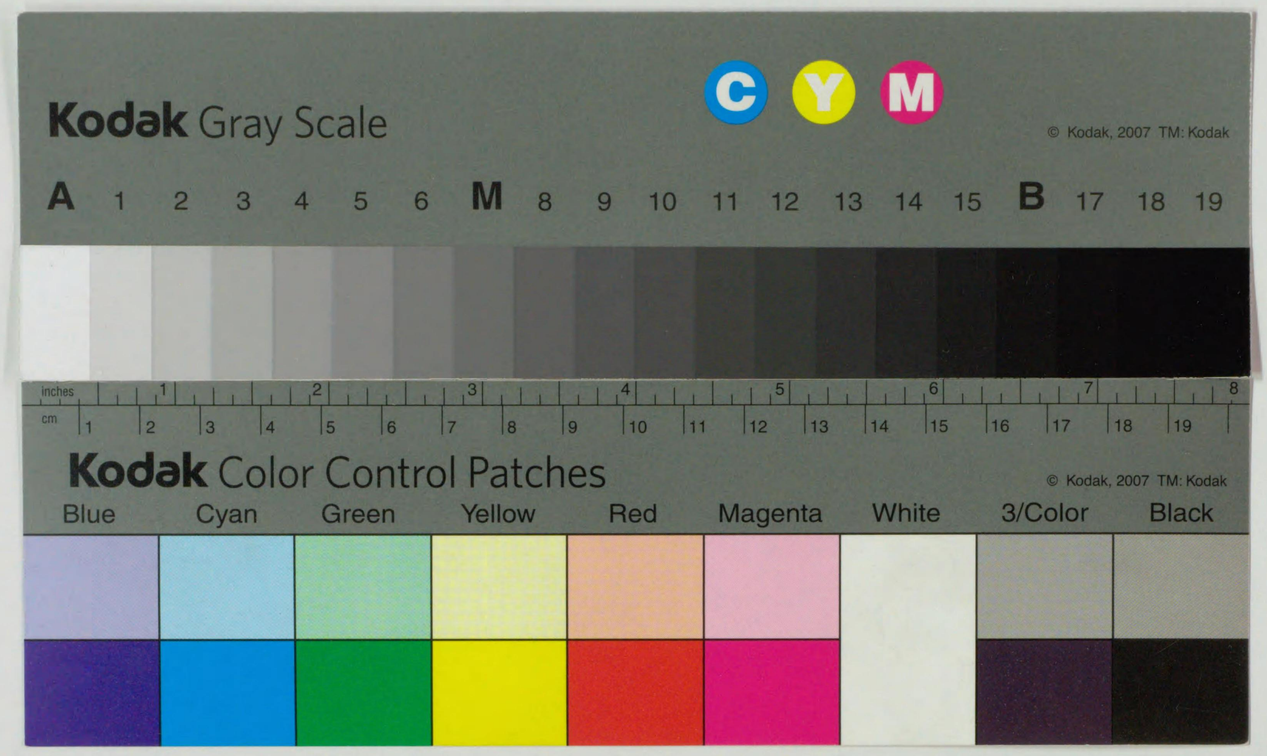

光海君日記

六十二之五

843
64
16

光

光海君日記卷六十 二

癸丑

慶

癸丑正月初一日己未 正月己未朔

王在貞陵洞行宮○傳曰上年予病一朔而念侍藥之官宜有賞格藥房都提調以下賜馬及其子未得有差○禮曹啓請以三月十二日移御昌德宮王曰昌德宮亦移不可不揀擇吉日各殿皆協日月更爲另擇以啓（王嘗密問地官李懿信曰昌德宮一毋經大事全不吉居之一主見移魯山燕山之廢主事也懿信曰此宮今帝王之家所不免之變不較吉凶惟聲盛之氣影宜速定卜王由是不居昌德宮群臣累請移御王不從其後行宮見怪始居昌慶宮而益加修飾在否之信又並無改之乃從治昌慶宮而宮成又不居遂營居西新闕欲畢成後居之慶德宮先成仁慶宮未成而王廢皆懿信發之）

○傳曰今番賊光等切孫皆死於杖下十名多矣其捕捉人等事不辭功可量施賞典收錄於原從功臣之數

癸丑正月初吉庚申

傳曰正至望闕禮或有故權停然本朝陳賀則以爲之事必有前例考啓禮曹回啓曰前例則雖未能詳考昨日望闕禮非因他故只以泥水不得成禮而命停明日則潤霽經從庭除不至於昨日之濘濕莫大獻祝之禮然不可以昨日未行之故而有所別議答曰宜依停初一日皇朝賀正禮初三日本朝賀正禮以初二日國忌故也

癸丑正月初三日辛酉

政院啓曰實錄奉安爲儲於他古今書籍之蒐充棟寔有浩汗之歎惟我國纂定之書統子集傳記諸家述作中朝所無者轉不可不爲並以備文獻之徵○而司今啓曰國之大事莫如策勳當初頒令大臣商確叢定而無不當錄而錄之者矣好權之深見數員言李惺之至於三司者可謂至論而採之乎臣等之論執不已者是欲杜希冀之心防冒濫之弊請勿留難亟賜一俞不足○王以秘密傳于備局遵旨曰自古帝王必有別建城邑以備不虞非遷都之謂也之文河前對江華形勢甚壽欲依禿城山城例築城治宮以時巡幸大臣議奏堂上皆獻言也宮擇日往審畫形以來

癸丑正月初四日壬戌

司憲府啓曰秘密事不出於朝報則注書之所當書之給兩司之吏使之通於其堂隷須自秘密傳教注書不爲書送兩司職上所招政院下吏諭以書送之意則答以兩司如欲聞知可自書吏處以聞探問也其不識事體輕蔑其堂隷之罪不可不懲當該注書請命罷職司諫院亦啓前啓而不從○以李好信爲副提學崔有源爲大司憲南拔爲正言李敏求爲工曹佐郎李聖求爲獻納任碩齡爲掌令鄭基廣爲禮曹佐郎權昕爲副校理

癸丑正月初五日於賓廳　日暈

兩司連啓所事又秘啓請鞫交河往審之人中差不足○政院啓曰兩司合啓所論交河之事非如軍機可秘之事而當初封下傳教仍爲秘密不當秘而秘之人心疑惑云勿爲秘密何如傳曰允○答左議政辭職劄曰每見卿劄令人駭嘆所憂無乃太過乎目今國事甚急宜停此擧勉殫弘濟之計

癸丑正月初六日 甲子

司憲府啓 陜川郡守尹翬以軍器略備之故 至陞堂上 請命改正 兵使尹先正曲循私情 冒濫狀啓 請命罷職 答曰 尹翬照例施賞 勿爲煩論 兵使有何所失而論過矣 ○ 兩司合啓曰 自古帝王設險守國 必先擇形勢之便 以爲保障之地 然後緩急可以得力 交河爲邑 介在海港之口 而背無高山峻嶺之擁護 旁乏長江大河之襟帶 特一汚下沮洳之地耳 加以只有一二井泉 邑內之民亦常患不足之所 不得不皆取於數十里之外 其不可爲保障之地明矣 今者特命大臣率獻言地官往審形便 設使依禿城例 築城峙糧 自是該官舉行中一事 何至於別遣大臣乎 況禿城形勢 固是南路之要衝 可爲京師之捍蔽 而交河則既無形勢之險 固已無有莫大之弊端 縱有西南路言之志 亦難爲畿輔之扞衛 江都之聲援乎 自妖說一倡之後 中外人心

奉皆驗疑及下是命論之尤甚皆曰此是移都之漸有識之人雖知保無此事而愚賤之民易惑難曉民心之搖條於敵國之言山陵[illegible]以防備而莫之恤乎況經亂之後民力已竭仍因饑荒尚云不易新營大事何可輕舉此日聖科以有何所妨而敎無故而動民心時〻應而興大役有傷[illegible]國家孰大於此者請亟寢其命以定人心又連啓還收大臣之命不從司憲府連啓尹[illegible]罪賞加改正兩司連啓注書[illegible]竄戒事並不從弘文館亦上劄論請寢交河經審事不從○[illegible]以單得擬爲注書朴弘道爲持平弘道論附（李爾瞻倫之又其黨日夜干謁其門臣深[illegible]至賞賜[illegible]行飼）（時有趙有道趙李之道出昵於爾瞻時稱爾瞻爲[illegible]三道巡察使）以柳潚爲禮曹參議李聖求爲修撰李弘望爲獻納閔有慶爲校理朴東望爲吉州牧使

癸丑正月初吉日乙丑日暈

傳曰中和府使柳海新措備軍器極爲可嘉論賞○院啓國家倚仗錫寺之費盛在金石必須戒置年八十然後得霑恩命而剏縣監金榮國戒終之當年僅七十冒呈上言濫叨非分白上持軺微勞無議甚頗壞祖宗金石之典則此法一毀後弊無窮請金榮國先戒其事勿爲承行前豐水使柳止信忠洪水使李止孝陝川郡守尹[illegible]筆不得以此少措備至接金玉重加請是命改正不從○弘文館連劄請勿經審交河啓曰爲國山宮無遠慮遠大臣相形勢何害之有所論無乃太固乎○司憲府啓曰近陵府院君李好閔婦翁仁玉與好閔女婿宋民古潛奸所聞騰播仁玉極致推問則潛奸之狀經審仍招請民古令鞫定罪安州營城監董別將金應瑞悖戾況濫淫多貪虐之狀不一而足及授其任尤極縱恣濫用所杖威振列邑一

道之民或有結項而死者如此之人不可不痛治請
命拿鞫從之 兩司合啓請還收大臣之命還寢
往審交河之命事 不從

癸丑正月初八日 丙寅

兩司啓曰頃日功臣畢勘之後續續追錄國人皆以爲不
可故三司俱發論執而玉堂不待往復而一無稱停
止此實臣等奉職無狀不能爲有無之致請命罷
斥臣等之職 答曰勿辭 兩司退待玉堂請出仕

癸丑正月初九日丁卯　暈

兩司合啓請還寢往審交河之命請還收議大臣之命不從

癸丑正月初十日 戊辰

兩司以玉堂請出仕爲未安一再辭遞還退待弘文館以謀爲處置上劄待罪啓曰勿待罪仍啓請出 兩司以遞處置乖當呈遞持平朴弘道又以參論重獻納李弘望（雖不緊論緩甲乙相持每如此云）

癸丑正月十二日庚午

兩司合啓弘文館連劄請寢交河之命兩司又請寢朴楗及彝孫大臣事並不從

癸丑正月十三日 二字未

掌令任碩岭避嫌曰 時事可為痛哭 臣在職若無匡刺 在外日 且於其日罷退家路 遇一宰相不避馬 問之乃一品也 隣等者且相避 況不避一品乎 臣失禮 當辭 答曰 勿辭 仍退待 司憲府啓曰 掌令任碩岭引嫌而退 愛君誠深 多發憂時慷慨之言 忠則至矣 近來臺諫以避馬一事辭遞者接武 而其間或不免避事之譏 識者之未便久矣 碩岭如或路遇宰相而失禮 則所當自具陳曲折 明白啓達 並舉其所遇宰相之姓名 而今乃朦朧措語 以開後弊 失體甚矣 決難在職 請命遞差（碩岭在柳堂中 庸懦特甚 怯於爭論之久 乃生避嫌 欲遞其職也）

○ 政院啓曰 闕門大開等賞 澄鶴守令 以事於機械措備之故 至授金玉重加者 前後相望 古之人君嚬笑 猶重之 至於爵祿 亦必待有功者 則等賞之重 實至於嚬笑哉 今此備忘記因啓之事 亦係論賞 一事只在

於惜名器重賞典歟使命德之器不至於冒濫矣啓曰
此意言于廟堂議定將士勸之規○弘文館上劄請寢
交河之命且請速爲開筵啓曰交河事相觀形勢設置
畿輔保障之所待時觀釁有何不可勿爲太煩經筵事
因予病未果矣久廢視事常用未安調理爲之矣 王好
與女色娛戲每引家姬數三人與遊後苑遇花於水石輒進酒奏絲
竹窮日夜不倦宮人争爲珍味奇玩以沽寵賞尤厭見官僚自季
二月瞻連起大獄深慎外人議己不復巡幸非鞫逆因不御殿非受賀
大禮不出宮門是以終王之世引見臣下不能八九番開經筵僅五六番自此
以後館臣皆每日飛旨之人亦不復以經筵爲請矣○兩司連啓
交河事答曰弘文館同

癸丑正月十四日 壬申
以濟州牧使推考傳旨傳曰不小享上之物擅減運
數之罪添入以捧○禮曹啓曰先農祭親行籍田親
耕節目繁多必須前期料理擇吉齋而前者擇日啓辭
啓未啓下該官不能預知日期恐有窘迫之患且會盟
祭亦依前啓辭退定於三月初十日當行會盟於外方而
亦未得啓下惶恐敢稟傳曰先農祭亦退定於甲寅
春而會盟祭則以三月初旬仍定以行 領[illegible]說故是
期多出頼

癸丑正月十五日 癸酉

領議政李德馨上劄請退遣陳奏謝恩使答曰

省劄足愛國之意備至深用嘉歎當與諸大臣商議

以處國事多艱鞫獄未了須宜安心善調以出

癸丑正月十六 甲戌

有旨以朴來章為弘文館著作弘齋子迷睛不識文字鄭廣成為典翰崔東式為司諫李德泂為大司諫柳潤為吏書參議姜大進嚴惺為兼說書鄭造為掌令（造即彦聲之孫也居官貪刻吏人號之沓及登第為別試技查官刪潤試卷文字私於其子事覺被鞫罪對不實）宣祖怒之命嚴鞫謫之遠方尋遇赦還近及世累卷被玷污蹭蹬不得調顯仕由此絶望士類皆李爾瞻之黨締交謀議無所不至人莫知其端倪及爾瞻秉勢汲引甚力自永川郡守入為司僕正累擬淸望王亦知其為棄人而不落點至是始拜掌令蓋天性姦毒言語危悖雖至親不敢親昵既得志惟以戕害善類為己任

癸丑正月十七日　乙亥日暈

兩司連啓請寢朴楗啓辭遜大臣事又合啓請勿遣大臣往審文河荅不從司憲府連啓尹暉賞加改正尹先正罷職事司諫院連啓柳止信李止孝賞加事荅不從

癸丑正月十九日　丁丑

兩司合啓請寢往審交河之命答曰不可從也毋庸煩瀆○有政以南以恭爲副提學呉長爲正言（呉捷之子）朴弘道爲持平鄭岦爲兵曹參知金壽賢爲掌令李挺立爲正言陶仁徇爲洪州牧使安應亨爲潭陽府使

癸丑正月二十一日己卯 日寒

掌令鄭造啓曰無狀小臣忝竊非據適有賤疾久未謝恩況兩司方請還收收議大臣之命臣之姓名出於李爾瞻等之後疏劄不可靦然過案請命罷斥臣職答曰勿辭（鄭造之參達以第李挺元攻柳永慶疏出而被劾故爾瞻薦以爲有定運功）

癸丑正月二十二日庚辰

左議政李恒福上疏辭兼職之務答曰卿以股肱之良數任

撥務何用辭爲安心第勵察任可矣

癸丑正月二十三日 辛巳 日暈

兩司合啓亦啓請還收繼審交河之命又啓還
收議大臣之命司憲府亦連啓尹翬筆賞加改正
尹先覺請罷事司諫院連啓柳止信李止孝賞
加改正事竝合合啓曰交河事只繼審形勢而已
其可朝夕始役乎勿為太煩答府院曰此時御敵
之具方便措備可嘉可獎徒煩可矣

癸丑正月二十四日 壬午

王朝講領議政李德馨啓曰交河沮洳之地不合建都如不得已則宜令地術官及觀象監官往審 王曰待停臺論以議處

癸亥正月二十五日　以下朱

司憲府啓曰近侍內人英生以病出家永柔縣令任奕

作妾率徃罪關倫紀覆載難容請並命拿鞫依律

定罪答曰依啓奕雖以蔭仕交結鄭仁弘自謂有社稷

功英生乃經御宮人而肆啗姦亂國朝所未有也

癸丑正月二十七日乙酉

錄勳都監啓曰出身韓天斗之扈從于伊川行幸時以其私馬奉廟社主所宜追錄其功請議大臣處決大臣亦以爲然王命錄于三等正勳（前昌所雲於扈從時進云服故王世子昌所鮮勳者劉秉以之舊論以此人歸謂亦功臣中宜製爲宮社功臣其餘皆曰志疑上之愛而有之之人謂之功臣韓天斗以一馬之力得錄正勳謂之馬功臣亦傳矣）（去年關西賊也）

○命以萬明勗爲寧年令李濱爲校理

癸丑正月二十八日丙戌 日暈

傳曰常參後爲經筵有規例乎可考啓 政院啓曰考法典常參有啓事則陞殿啓事且於實錄有朝參後爲經筵之時以此觀之則常參後亦爲經筵 傳曰知道 常參之禮廢久矣有自早 王曰故事如此故 王問之 然經筵亦廢況常參乎

○禁府啓曰囚人李箕賓獄中上疏自明雖曰中國人混與倭賊同船商販則其爲亂民似無可疑以此論爲殺中國人則不無過情上裁何如 王命照律 於是竄其賓於北靑判官文希賢於北道以其賓以武官牧濟州以善治名判官文希賢遇見商人漂船唐倭琉球三國人並載藏貨鉅萬希賢利其用以詭言動其賓欲盡戮其船而分其貨其賓從之士卒希賢所取尤多皆自專黃繭絲至一百五千石明珠瑪瑙之屬以千百計濟州吏卒詣獄訟寃其賓等受訊不服獄久不決皆以賄賂得停刑訊竄配 ○商船中有琉球使臣年二十五六頗工文辭移書於其賓辭甚悲苦唐商數十人亦齊拱手希賢欲殺倭口全唐人希賢不若並殲之以滅口

癸丑五月二十九日　丁亥

有政　金義直為翊州府使（王之後甥也）朴笛胄為工曹正郎（夔殷之子）

二月己丑朔 [illegible]

癸丑二月初三日 [illegible]辛卯

○恭陵大王與百官變服三日奉審修改

癸丑

光海君日記卷[illegible]六十三

癸丑三月初四日壬辰

傳于禮曹曰文陽府院君柳自新（王妃父）小祥日王妃服色議大臣以啓 禮曹啓曰議于大臣則李德馨以爲士庶人期而除者十五月而禫今此內殿除素服事係不可同於士庶人之禮而纔除素服即進吉服似無漸次姑御淺淡服經月始進吉服允合情禮沈喜壽以爲以日易月之制既出於聖旨行權則十三日喪盡之時當以吉服代素服若至於盡其月不服金珠紅紫則爲近於士庶之喪恐非內殿之所宜行臣意小祥翌日勉進吉服似合於當初十三日公除之意 傳曰依領相議 禮曹啓曰內殿除服節次大臣之議各有同異本曹之意則有不然則哭臨一事則五禮儀元有除服時哭臨節次今當依此磨鍊但領相之議曰士庶人期而除者十五月而禫內殿纔除素服即進吉服似無漸次姑御淺淡服經月始進吉

服似合情禮此雖務欲從厚禮文自有定服朱文公家禮十一月而練十三月而祥十五月而禫者唯父在為母及夫為妻皆是杖朞故乃用此禮云矣於女適人者為其私親降一等朞服不杖朞故凡士庶人皆於朞年除服而無練禫之節今若過朞之後猶用淺淡經日是吉則是兩歧之服反重於士庶人也况十三日已為公除而今於朞年服盡之時除素服是吉似為無疑若如沈喜壽之說小祥翌日是吉云者雖非禮經明文祥日乃是初忌不可服金珠紅紫是喜陰服時只進無揚赤色黑衣翌日是吉恐為宜當而臣等不敢擅便更議大臣定奪何如傳曰更議于大臣李德馨曰是沈喜壽從之

癸丑二月初五日　壬辰　癸巳

政院啓曰那孝子十幅當畫造屏風頃於辛亥年呈翊趙希逸李禹臣所書三大入啓未久故材料已備而不得造作此三人所書中以某人所書用之事命下然後當為造作故敢啓傳曰翊趙希逸更書之入○兩司合啓請寢之之命又連啓尹軍未事又啓韓天斗書寫之末上言陳功添錄勳籍請改正事也答曰不從韓天斗出沒露中功勞現著者也勳不可不錄勿煩

癸丑十二月初六日　癸巳　甲午

備邊司啓曰傳教書守令以別措備之事幸得賞加一聞此路苟且之事有難縷言今若依傳教之獎勸之規而以數目爲限則邑之殘盛不同人之意向亦異若朝家定爲事目之後爲閫帥守令者剝割軍民以充其數則此等貽弊可矣又何賞之當論乎　先朝措備米數千石者不得蒙賞而今則只以數百石之米未滿百斤之焰硝得重加前後不啻由是而使擅自此啓之故也今後必待啓目此啓後就其中措備數多表依績者亦皆論賞其餘則或馬匹或表裡斟酌賜給似爲宜當傳曰依啓（上雖依此啓其後賞加之數愈濫大抵守令以硝得之有數均而不蒙賞者不可縷記）

癸丑二月初八日乙未 丙申

司憲府啓曰平安道別將金廷瑞貪贓奸猾國人所知及爲是任縱恣益甚憑公濟私濫用刑杖一道生民無不怨咨公論之發固其宜矣本道監司張皇狀啓有若非廷瑞不能禦賊者然不當勒留而亦有此舉也今若罷遣還使之經營則其爲殘虐比前必倍備邊司回啓時既請罷遣廟堂所爲停寢實未曉也聖上恤民之誅雖切於九重再遣此人重失人心則彼蚩〻者氓豈但向廷瑞怨入髓骨而已請勿下送觀察使勒留湖狀啓仰教大失事體請命推考答曰金廷瑞爲國任怨更送完役不妨監司亦陳事情有何所失不須推考○鞫任更于三省交坐初招云未嘗奸英生〻親屬皆首服乃刑推交一次亦不乃服果辛亥作亂聞有基論始設陷云律應謀叛條當斬王

命用刑書有違律仍賜死甚設爲其妻子及其二家

地基諫爭論請用正律　王曰此是仁順王后有服親故

誅其於西平君其（[illegible]）諫爭不已遂斬于臺見英宗以經御

故不加罪　同日賜死于臺峴　○有旨　宋克訒為李全

渲為持平　金克成為正言　佐郎　傳曰李孝慶全為全

羅道司陰接於慶宗為黃海道司　宋錫慶為承

旨

癸丑三月初九日　丙申　丁酉

（上傳之）曾判書黃慎上劄辭職曰省劄具悉但念當事

之人不可輕動於浮議況限年紀不衰何必辭職調理

可安心勿辭更加盡職

癸丑二月初吉 下旬 戊戌
兩司合啓交河事 弘文館再連箚不從 司諫院連啓
韓天平 李學立 旬許 未勳 并不從

癸丑二月十二日戊戌己亥

是日朝參○司憲府啓曰今日朝參宗室是成並記而東西班列書錄所見埋沒無故不參人員請命罷職至於宗室元數二百四十餘員而今日來參只是五十二員尤極可駭無非該衙不能檢飭之失請宗簿寺當該官員及不參宗室並命罷職啓答曰並推考白

是朝參未行矣

癸丑二月十五日壬寅 癸卯

兩司合啓請停往審交河之命事司諫院啓請抑

正言李止孝尹璨等改正事因憲啓請金庭碩勿

為遠竄遞勒賜湖推考尹璨及止孝合啓曰可從之事

則不從乎毋庸論執出合府院曰合啓國聞玉堂劄子

答曰可從事則不從乎毋庸以論執

癸丑二月十二日 甲辰

有政以鄭洽為持平沈亮世為文學曹明勗為校理

癸丑二月十六日丙午

行左承旨朴弘耉上劄辭職，略曰：蒲柳殘質，已嬰無屢達，才智益耗，精神都喪，豈復憲擬事未究探妄人之告言誣訾，到此人愈緊察之將官本職經筵之任爲先遞改。先是，以文衡事，以儒宗臣弘耉之謀（以此爲自是益親事矣）異於人時，論雅之故，多有我。答曰：劄辭具悉。末世浮議，何足動念，很宜安心勿辭，調理出仕，更殫赤心，以補國事。

○司憲府啓曰：監牧官之設，專爲馬政，而必以前朝官有識之者爲之者，重其任也。近來此道不行，一循私囑，以微賤庸雜之人，多數爲之，故不顧盡職，專事侵漁，牧子流散，馬籍日殊，殊失朝家復設之意。前衛及出身外，庶孽雜類一一汰去，並依先例，而事竟不施，是將所謂雜類皆緣官捉案，王子守令者相望，欲正牧官之選，難矣。○司憲府付啓曰：下三道無法因其毫末之計，已爲華化，其後二體，名直者之

若難處之也於存空名中外爲因循不治賊盜不已之事禁止一二至以本官爲恒留自便之所周年之內太半出去也守令臧否與民休戚不能巡察每家重事出遊風中留當之害一至於此請三道監司悉使之廉勿爲恒留一定文

又啓不允金庭瑞尹翬等事 答曰尹翬其所搆備係是御史啓之異經筵之上意出於爲國則施賞獎勸而何不可且總過因還收太廣勿爲煩擾金庭瑞有罪與否予不能知但世臣莫如善築城之人亦討議嘗則庭瑞不必罷之監司亦是重臣而總管其事何至不能除去事情所論過矣勿爲事依允○弘文館啓提學南以恭校理閔有慶修撰柳士立劄曰雜以爲重新法宮既成神人胥悅日津於御而自還舊遷之後尚未更移之舉誠書之缺時候尚不知其幾該司之修理備代周已至矣自 上之處勤移御之教而今章明年日月荏苒良辰佳會每致蹉過臣等未知聖意之所在也以常情言之移御便否在其

ホ

聖明擇而行之固非群下之所敢強然必請而擬且人情之所念懈者豈非以宮殿之設不但在於安宅之取安象觀之所重亦在於群下之瞻睎也夫君上天也九重天上也天上所爲之事人莫測端倪臣等以兩宮殿之完當之生成之用數之神模宜甚速移知其所以然而不知其所以然之故此識體天出治之道而抑帝王所居之地尊陛截然之殊也古之時治而特設後權御之所耳墻垣淺狹逼近閭閻闤闠所徹烟塵之聲樂諠譁之聲宮居守之且受閭閻以致二百年不嚴俚語喧雜人聞入鄙俗之音加以天行瘴氣每流中而無時安之未免侍從薰蒸熾炎之極而至爲宮墻之內如宮人多以渠癃汗痺氣恒留轉至不淨者蒸成氣延之而廸之者而無非便御之所也況今文而之識朝野鎮迎以無爲爲俱咸曰聖上之不御法宮之至於被此啟爲乎此也臣等之知其言之無也設令文何之者豈無十年之完之後又曰無此理乎且速爲移御以示永久之計則之一

繕完矣至於此顧 聖明下移治之敎以爲定不易之
答曰文何事爲煩論移治事不論讀矣予當更量處
之毋庸煩擾

癸丑二月十九日丁未

太學生沈得一等上疏請治李懿信妖言之罪

批曰省疏所論已悉予不必爲更瀆退而修業○

司諫院啓曰經亂蕩殘之餘措據其力之未活者而不移

御械在閭閻淺露之中而但卑濕喧聒不合大內之制

不嚴殊此之由請速移御新宮以慰群情 王答曰移御事

予當量處毋庸煩擾○平安監司鄭賜湖啓曰滿浦

順胡人一年八百名往來云觀而近年以來或千餘名來食之

年則加至三胡人等一日三四千名自回來食者五日至於五百

餘名繼給各該極爲可慮生者無窮之間自以補

不能繼給頭目則田米五升女弱則以豆升題給而亦難

此云給何如 王曰依狀○有政以朴楗爲右承旨宋淳爲

大司憲柳容爲大司諫尹訒爲掌令善南以信爲獻納鄭

洪浸爲文學吳翊爲副校理沈光世爲副校理兼大後爲

正言黃惺爲檢閱

六月二十日戊申

兩司以館學儒疏中論臺諫不請李懿信竄爲非避嫌請遞　答曰勿辭○大學生又上疏請竄李懿信　答曰此非儒生所知之事也爾等退去讀書以從他日致澤之根基毋爲瀆煩也

二月二十二日 庚戌

咸鏡監司狀啓 自今年正月以後安邊等八邑之瘟疫死亡

者一百二十人云

十二月二十三日辛亥

兩司合啓曰李懿信以陰陽一術官再呈疏章妖誕誣妄不足多辨而其中所謂王氣已盡之說此果人心所動之甚者王氣在氣爲絶之云之語之無疑則是懿信不知之君上而不知有宗社之憂哉　祖宗開基之業二百年于茲太平之流迫出於其運值中否再振王業佳氣之將旺從此可卜矣不料妖兒敢得妖說上以欺瞞至聽下以驚惑衆心中外惆悵氣象愁慘條焉不保朝夕雖磔懿信之肉萬段不足以塞其惡至上不推不罪反信其說至下遷審之教夫交河一小邑御在陂落荒殘間於海甚至此不可以寸扞保國懿信之罪王法所難容請依律定罪亟寢遷審之命

答曰懿信以其術達之言有何可罪之事也凡事過則深矣勿爲煩論（先是王密令人使李懿信上疏言國都氣衰宜分介於交河正誰思論探封疏以付之故雖朝臣爭執而終不之從）

亘三年　季

詔曰自良以後忠臣孝子烈女等圖画讚揚事依前件
教建行乙丙司並無李懿信依律定死至寝法書矣于
之銘若臣之欲伸煩乙廣思君季甫騰劉臣廣孝死
他一朝平超至業班準加己踪常切競惶不之今者文之
新令歷恩精異賞格莫微弟宣運之勤人皆視邇臣
指何人會切念禍不通人之而通手歸功司之說知出於鄉
仁弘而臣等相繼而論議朴梅前目發之仁弘元勤之人也若
議此勤而以其言為主臣等之承勘勤之而言是言差
及於大臣從不見論定司勤之臣之而遠循而於郡國樓之
剖收議之教至上慎重之意閱已足矣尚有庭鄉之人則豈
可以畢勘為拘而不之然也他勤則鄉三司行稻於此動之
愚乎大臣及前後各論之人同有其功而不出臣不取思也臣
冒死故受條資寧不愧於心乎退伏私家恭俟物議泯幼
出於今始拜辭　正臣宣運如前以安西行

王答曰省劄瞿然寔違之甚入於無禮寧親無則退縱三司之言爲可駭甚矣閔閔國事至此矣未嘗忘之念已勉從之須勿爲過甚求讓安以寧之

二月二十五日癸丑

備邊司啓曰訖治官事不以舊或責令僧民助力僧民之悖戾沉滯者依憑請囑圖爲之任或稱採探或稱辦事橫列邑侵虐以要請移文各道除去雜事若有如此者檢則者摘發治罪●王從之○備邊司啓曰王年前悅之陳情咨文于鎮江而語是隨從兩月一提之事不爲詳具陳書中朝若問如何以稱義智送致書契則中朝官致疑無窮國書也此咨回答急令承文院備悉終始曲折又一見稱託宣諭於天朝擬奏陪臣之行另從一咨以移薛軍門無間探居細陳情如先朝故人致治於塞外而軍門則中聞虜言數術者先自知矣大監軍門初不委之一咨勿忽而本國尚不爲挑今因機會從挑且反陳情以合事宜王從之○禮曹啓曰以領議政李德馨上劄著至王府結封事聞于中朝一款議于他大臣則左議政李恒福以爲昨於經筵畢席愚見以爲中樞沈喜壽以爲諫官之招問於

吏曹何能爲大官之言而決其可否乎 清崇重賢而終何議
説答之將何以憑信於此耶 卽試至於使臣呈文則
雖無省擇之事 體亦便宜所可接 安有無重奏之乎
國書不達而使臣私干其事 反覆商量未得其策 大臣
之議以此啟之 王答曰 頭緒之情自不能已 皇明
萬里必其所降 監去人以爲親受所辱之名 假令請之不
得 亦何傷乎 頭緒呈文先次事務不便 以回日知其改揖
日者爲發已〇 以李好信爲大司諫 崔東式爲輔德 任
碩齡爲掌令 鄭廣成爲司諫 李演爲獻納 金止男爲
正校理 韓汝瀷爲持平 權盼爲修撰 朴弘道爲正言 李
熵爲禮曹佐郎 沈詧爲文學 鄭光績爲濟陽尉文

癸丑二月二十日 甲寅
兩司合啟 李懿信請罪及查覆 法審交河之命
答曰 已諭 李懿信不何可罪之事 勿爲煩論

癸丑二月二十七日乙卯

兩司合啓李懿信事　王答曰李懿信有何可罪之事交河事相觀形勢更爲議處亦合事體經先請推要君上手足罔安於心乎

○夜一更赤氣大一二圍長三四丈狀如火炬列立於半下其三南方者二東方西方者各一良久乃滅

癸丑二月二十日丙辰

黃海監司柳葰宗拜辭 王引見諭之曰古道人心極惡逆變姦起譏察撫綏之方善爲思量柳葰宗對曰譏察則當爲之而撫綏則必爲之實惠民可得安其業之臣不當極力矣而必爲蠲減之事惠澤及下矣

癸丑二月二十九日丁巳

兩司合啓請治李齡信之罪仍交河法審事

答曰不可從也勿煩可矣○前以鄭曄爲行都承旨李惺爲

副提學鄭廣成爲執義金止男爲掌令朴鼎吉爲文學鄭

百昌爲檢閱

癸丑二月廿九日丁巳

兩司合啓請治李懿信之罪停交河遷都事

答曰不可行也徒煩可矣○貢以鄭曄爲右承旨李惺爲副提學鄭廣成爲執義金止男爲掌令朴鼎吉爲文學鄭百昌爲檢閱

癸巳二月三十日戊午

冬至使趙存性李成吉等還自京師賫奉 皇勅王出迎于慕華館○咸鏡北道兵使李時言狀啓曰胡人進告奴酋率軍兵進圍忽剌溫部城以雲梯陷之忽酋脫身以走○忽溫先世皆臣屬於女眞也二部互倂諸部老乙可赤大捷及其酋長相戰互倂二部以其兵甲強盛大可慮遼左之患矣○政院啓曰回還冬至使臣等不能辨誣回啓以來其勝聽不察之失大矣請推考王曰前之先是中朝指我國與倭交通何指冬至使莫能辨其誣枉又臣不能回啓尤此至

癸丑三月[illegible]（己未）

金堤人前水使安瀗上疏告同郡人進士趙治弘趙庭岵等謀逆 王下大臣議遣人進捕 ○禮曹啓目功臣教書及賜物頒給後各功臣馬前捧持還家事但舊規以此禮當於今此頒教及宴當於仁政殿爲之頒教之後即當還家 百官陪行之時教書及賜物捧持於馬前依駕儀體貌事而其今諸功臣捧持教書而還家不爲陪駕則目今百官中勳臣或半陞出勳臣則應參法駕成服此家難使大臣更爲商量恩宴則功臣及嫡長衆子皆以其來宴不得不於仁政殿行之頒教書時則只以勳臣入參雖不多亦有作者若等還宮乞聽之意且行禮自上行祭勞勳之後爲頒教一事移幸仁政殿爲宴又幸仁政殿其爲未安會盟祭後直還時所頒給教書賜物似爲便當傳曰予當還宮諸功臣受教於即還家後陪駕以何史議以送禮曹照回答依傳教爲之則頒教及應駕皆無窒礙之事但自上犯夜行祭勞勳之後爲頒教一事自祭壇移御

仁汲無疾為東安而又為功臣勅書文罷何留著待事背尤為東
安蔡運宗丈廉象或接宗則依甲辰年例道中設帳無須給
東為君可放年若臣依前例有行于仁汲無〇正言吳長益回國
家役諫諍之官私尚為備自無而已善無以開其言而施諸事
也蓋一人之聰明有限天下之義理無窮以有限之治無窮
言之地必須假以採拾治聽並親虛己而容兼理聽忠而受責
於後受之益物之道成乎其志不謬矣況乎值喜施之運遭頗危
之會其可以聽納而應之哉又有急於平日者尚或屏棄直言
而以自全為可以指麾廢閣公議而以獨斷為可以遵行則國之為
國其不難矣殿下以今日國事為如何耶今日國事言之悚
矣內之朝著未清士論大壞立黨為上策而是非善惡莫
之度外趨時為急務而職守官責視同秦越百度解體庶政
雖次胥吏拘規例指揮之官無則垂手行文書刑憲用罟其無紀
是而無俟類積如山法司之貢借諉防納之弊士失年和甚
於商賈之流貪饕成習廉恥為喪淩僭等弊多由賄賂

抑私臣擬每出奢饒宮闈不嚴上下咸如之者廟陛不高下堂慢
褻之習動額太多名不副實而土田臟獲將之雖繼之名冗
濫觴無不稱為而拜金拂玉半是倖進之人王獻不走廟說
委靡戒守無預備之策國計亦無年之蓄外之守令無良者
事吞徵虛將惡人怨惡侵漁劉生民之肉以為妻妾子孫之計
後年年之血以供諂媚資賄之費西北則蔘貂細布為臟賓
之物誅求無厭而赤子無所措告下三道則統營巨鎮為剝割
之所總總無忘而列鎮不織支當蓋上自朝廷下至郡縣迫窮蹙
甸遠而至陸無一事不失其常無一物不受其病綱紀蕩然矣
目委矣民生渴矣軍無賑矣加之以天災時變式月以生毒瘵
性疾聞又興則其養養之務出及之形蓋已不在寡寡之中矣
以今所遇國今所謂正支至上求言如不及從諫如轉圜君臣之
間而無疑阻上下之深情志交孚聖明下詢臣道上以盡盡其
東手及也況其要者其何有望臣近年來出入青下又嘗冒忝
言地竊伏覩至明自從御以來其數以謹於勵精之化蓋已去遠

常策之也若於聽言之際或有所咨訪而不為之徒行者亦於此細
不閱章連章累牘而亦有時留難焉此亦由殿下之言不足
以簡聖上之漢淺薄之識不足以動聖上之聽究其所因歟此亦
有在於芻蕘必擇聖人所尚以人廢言前史所戒臣之言雖
未必皆中理而聖上亦以此求而俯容若未嘗不於此而加之
焉則善言日來直氣日伸後雖有大故雖言之變知必有直言
爭諫者矣豈不為聖上之盛德而國家之大幸矣乎夫舍己
從人最是難事故宋臣程頤有言曰己者我之所有雖痛捨
之猶懼守己者固而從人者輕於其所以不能捨不能從者亦以
其見之主張者在內事物之來便成賓主之勢是故以此校
彼常在此長而彼短以己為人恆似己廣而人狹以是言之寧
聖明所以睿明照臨之地潤存無斁之學或不能廣於大公如明
鏡之無塵止水之無波故察言裁事之間有主著牽滯之
而無洞快虛受之趣此乃義利勝負之交天人消長之幾國
家興衰之分殿下詎可不為之深省加我惕之功收勇克之效

以自附於好問察邇言從諫如流之盛德耶且以近日之事言之
交河之議一國之人莫不驚駭而殿下尚且堅執臣亦未知聖意之
所在也古之遷都者或以為民害如盤庚之殷或以避偪寇如
大王之岐皆出於不得已漢陽乃聖祖之所卜宗廟之所安社
稷之所奠山河襟帶鍾靈毓祚二百年于茲有何可去之義
可棄之事而起此疑端耶在臣之爭辯士夫之公議為我之
怨咨有不足恤也獨不念列聖在天之靈其所以垂法於殿下
者其將謂何耶臣伏聞律云左道惑衆者斬讖信以妖言
輕鄉熒惑聖聰且設出入詭文張皇姣悅又足下之惑疑臨
動搖其所把持但惑衆而已以臣所見讖信固當行法也嗚呼
此等妄說不待下說而至明於且持經他日之事其不可知矣
其在官之設將何用乎上無以副君相之旨下無以舉吾職分猶
嘿嘿見此衆之地煩苦則無補於邦之數以臣無狀又於敷堪此
重任且臣於上年八月適以疾病名無條不待受由無端下鄉
殿下之後得罪之罪此秋冬以來再有恩命而俱未敢趨詣

今又寤寐未忘沼中因痺承旨之後未即就遑且請其所稱

謝而此等有逋慢之罪後又偃蹇之罪言責至此固不可

覥然從仍仮名在職論罷臣職以安人臣之義　答曰勿辭長

仍退待

癸丑三月初二日庚申

司諫洪又啓曰臣言無長引嫌而退托依當時之辭直本聽納

之答委言不諱深得諍臣之體況罪臣名無係則下鄉固無所

礙疾病之來人所難免其爲臣職務所在也以此以彼俱無所

失請命出仕　答曰無長　上年秋以諫官在鄉下去事則如

付罪臣何以臣名之係言之乎聞之司諫洪回又啓曰臣言無長

上年秋爲吏傷啟之官而啟之官革罷之後臣名之係而下

鄉云故臣等亦憑其辭引嫌而處置矣　答曰知道出仕

事依回無長言頗切直故王念以其未失本之意此間

所以未忘無之旨也時人皆以無長

癸丑三月初三日事目

司憲府啓曰倭奴之於國家有萬世必報之讐無一分可交之義而迺枉之說至發於上國此在一國臣民所不忍忡為史臣者斷合為生賊是秀萬所當皇誅籲呼至再至三期於昭雪不雪不還而及受回答之時視為尋常文書漫不知所答何事騰於責將之事其役為諸事之累不可不重究回啓各承史趙存性李成吉書狀官權春已一行上通事及堂上通事等並命拿鞫司諫院說亦論之從之

司憲府又啓請金應瑞為下送咨同接書之事答曰去年已為何可以此拿為鞫又何至於請拿乎監司平安感焉往頻何當

癸丑三月初四日壬戌

司憲府啓曰自前上〻習〻之人先自能擬納拟乃是規例而今此上〻習〻除錄路安東將來能擬不速流來明規請鞫拿因啓曰為謀云〻乙有以南以恭為右書集判李蘊求為副校理洪霈為兵曹正郎李寅為吏曹正郎楊士立為吏曹佐郎李大樑為說書申彔浴為輔德李景淩為假校雲明昌為獻納朴昇吉為校理鄭廣敬為弘文博士宋克訒為文學

癸丑三月初五日癸亥

正言吳長啓曰事多未安義難冒昧臣於上年五月間以副司果常參錄廳記事之職至七月末蒙敍文官之命八月初敍文官革罷已爲下鄕臣之妄意以爲既爲敍文官則前日軍職已改矣忽革敍文官是身上職名已去矣須在遞職啓辭中以職名無係不待受由依法矣今於舊紀敍文官係以前職無常見是前日軍職當在於敍文官除授之後臣之謬妄至此甚矣臣生長草野不曉事規措語失人意以至顚錯臣不可一日仍冒言地以成物議請命罷斥臣職答曰勿辭退待長因此得遞○司諫金止男正言朴弘道啓曰今者諫院處置一依臺辭措語之甚言須臾曰正言吳長以職名未保世之謗下鄕荒誕無據之辭臣等未能明白覈見其辭以其未及一相無禮因其不知人情問于吳長同參

以其時不付罪錢錢若無係於身上云故臣等由其辭而請出及其下問命以此意回啓矣今見其長再啓之辭臣等更又查平時之失着矣不可更爲更文直請於無臣等之錢善以爲辭

癸丑三月初六日甲子

傳曰依啓數日後退○備邊司啓曰倭情陳奏擬於冬至使入來後議處矣辭連書文及徹皇聽則該部必有疑訝之事而今於來咨其間曲折亦既措語甚略雖使中朝諸官方以倭情一事多致疑慮必須更審爲奏及此來倭情備具一本而依前啓辭又爲咨報於兵部及薛軍門兵之間爲本國易爲論奏兼遼陽待臣咨奏之云又於登撫關係於王尚書云此令別爲咨文付送宜當冊奏請使兼爲速發千秋聖節使連續繼行陳奏使不須另遣上項咨奏兼附於先去使臣之行何以傳曰先奏請之行不可兼陳也可付之於今後使之行○有政金堂辭爲吏曹參議權侗爲吏曹叔朴承宗兼兵曹判書慕性兼戶曹判書以經筵一員故也鄭經世爲江陵府使曹友仁爲經歷宋克訒爲吏曹參議崔晛爲文學亦

癸丑三月初七日乙丑

義禁府啓曰安南事議于大臣則李德馨議曰祖宗朝以來紫皮告廷之事若輒爲囚禁推閱事例則論切事宜則兼爲罪己丑之杖趙球兄弟亦以首告之人被囚而後乃見釋許無不可矣其懲請援例爲請無妨他議李恒福奇自獻沈喜壽皆以爲宜回以待

王曰待罪人入來議處○政李浛洞爲承旨李弘達爲獻納鄭文翼爲正言洪霶爲副修撰趙纘爲參文尙在城外

允獻爲工曹正郎尹知敬爲待敎

注

癸丑三月初六日 雨雪

傳曰近來輦下刃殺人物之變比比有之郊外至近處大賊興行此乃古所無之變也今後如此賊徒不爲執捕則大將以下並拿鞫重究且刑官亦有責罰申明法禁日新緝捕○義禁府啓曰元告所當已爲囚禁而安東之至今不被囚者已爭打杖體矣衆人旣爲入來取供之前安東宜速囚禁以重獄體群議偶以爲未安而至於已安東寧停也旣中止況是何可不爲陳至乎雖不及之收禁安東焉哉待衆人推鞫時日間明晚矣姑緩丨其經待告者無也○司憲府啓曰謹按天下之大惡中知其子至於上之變其獄莫重自前不得出殘逆先因上之變之人首爲叙招其言之至此係於而今此上之變之人安坐其家逮來辭因獄體不至於物情深以爲未便決難以寧停而猶後也請亟命拿囚從之

癸丑三月初九日丁卯

中和郡火燒二百餘家○

癸丑三月初十日戊辰

傳曰今見架無凡樂典次第觀之此乎問于禮房禮曹回還會盟之一爵告祭功臣自當無用云之說矣○禮曹啓曰今此功臣教書賜物須給時勻計一二等各功臣通融分東西以啓次第並須給矣一人兼一二三等者則教書及賜物今者照此令為一以次第宣擇無誤時輕訛抽之事件故者則嫡長或諸子中當入參代受矣以此依功臣之序入而代受則爵次失序似為未安現在功臣參之受之後別為代受而其序則勻計代受者之爵次而以功臣爵次為序何如傳曰允

癸丑三月十一日己巳

時內官氣動者多上問其無恩者亦令出命議于大臣李德馨議內官事命並於此從一行禮之儀則不敢與朝臣無異諸奉命及守令者亦於庭班之依入侍例俯伏於殿內蓋其常受之班之於庭者其次也今以爲班事出紀於以此從例亦不安不得已受之且從隸儀各品之列可朝頃思不可則李恒福沈喜壽議壬辰以後之役以如大臣之意依舊例行之爲當

癸丑三月十二日庚午

王宿齋戒之所率與諸功臣會盟于白岳下其盟文曰

伏以惟我國家惟天佑之克生神聖以承以繼洪基峻業奕業隆昌于扶于翼世世忠良勳庸既著爵賞斯懋金櫃緘盟藏諸王府顧予眇末叨纘丕緒昔在春宮備經險阻迨夫踐祚屬剝兇逆撥否回泰轉剝為復茲寔　祖宗先王之福亦惟臣僚贊襄之力過隆恩爰加予顯秩錫以首勳寵擢揚以競詩人有言無德不報念茲諸臣其勳宜崇或執羈靮以我爭還忘身捍衛　廟社獲全或從宦僚提軍湖嶺終始左右不忝　帝命或居臺閣封章討賊或由閫色鉤摘危機發書訊鞫情狀畢得賊臣擅柄陰謀叵測胡紳折簡野疏奮筆奸膽破落人心闔悅至以鑒流興某巷伯奮志終從呂奕乃殲危魁之際亂危仰屢裹命之間決策定是傳語相門密議諫庸

雖隱必揚雖微必錄三等匠人四錄齊錫施及父母暨爾子孫上推下逮均霑汪恩仍命練日一以為角彈之媒陰擅從婢嫌功臣彩舊禮猶今若併棄雲仍咸申約誓言山河在後永保勿替諺幾堅皇非信神明是欽上帝諒汝毋貳爾心知我教今尚寔之詞也功臣崔有源等見之大怒以為語含譏諷全無贊詞焉承旨之不果乃授事撰文而揷捏黯昧之狀以混混雜之甚也隱於自見矣○還御日昌德宮仁政殿頒教賜功臣教軸畫像銀段馬奴婢土田各有差初昏還于小室○功臣凡四錄一曰竭忠奮義同德贊謨佐運衛聖功臣二等（減佐運二字三等減同德贊謨佐運）等一等十人二等十七人三等五十三人崔興源鄭琢尹斗壽李恒福尹自新沈忠謙柳自新（王妃父）等為之首宦官扈從官書吏等皆以參錄而多已故之人以嫡子孫代錄二曰效忠奮義炳幾決策翼社功臣（二等減決策二字三等減炳幾決策四字）一等五人二等十五人三等二十八人許筬金睟元（信兄路改名）柳希奮崔有源尹孝全等為之首宦官軍士皆參錄三曰輸誠結義奮忠效節定運功臣（二等減效節二字三等減奮忠效節四字）一等六人二等五人三等四人李山海鄭仁弘李爾瞻李惺等為之首四曰奮忠秉義決策協謨亨難功臣（二等減協謨二字三等減決策協謨四字）一等二人二等十三人三等十人中慄為之首合一百七十人所謂衛聖功臣者乃壬辰從王于伊川分朝者也皆以義扈從諸臣分遣為撫軍司者道路攀附者亦多其已策扈聖功臣者亦入矣初王之分朝未有征討之效以宣祖之命從焉行者尤無可紀之勞王急以此受尊號為廣樹恩私所錄多猥之扈聖功臣所謂翼社功臣者乃誣告臨海君逆謀及鞫獄諸臣也宣祖纔殯嗣君初政首起大獄戕害至親宗室名將多無辜拷死者失人望而損國脈莫此為甚有可誅而無可賞王特命錄功策論三司之官君者首從並錄之

守門將金渭自言親見臨海君宮奴畢鐵挺大劍入宮門當時皆以爲渭守門而不覺捕住其闌入乃獄發乃言疑有姦大臣無鞫問而王怒不許竟以渭言成獄定是役二等封松山君渭本金堤人鄉里唾罵沈喜壽初信崔有源之言預抑三司〻啓又以爲鞫〻窮与諸大臣（李元翼李好閔李恒福李山海尹承勳奇自獻）同錄二等喜壽恥〻辭不免而至削則不書功臣號所謂定運功臣若以鄭仁弘疏論柳永慶之功也王在東宮自以多失德疑 宣祖有貳於他子頗自結於外臣戚里柳鄭家陰爲〻主甚有柳永慶謀危〻說仁弘瞯其意以保護自任上疏論永慶以試上意 宣祖果大怒命考誅仁弘之黨蓋疑東宮對黨傾己也當時事將不測云 上薨得免仁弘〻於王之父子可謂不忠而無功王悅其佑己錄爲大勳李山海李爾瞻等比目以濟相結義得鄉於人無知者所謂亨郭功臣者申懷說先之功也殺無辜 王孫流毒黃海一道人皆名食慄〻肉而王尤寵之其後鞫諸臣不論日月久近並錄之回功臣一時超陞自下僚爲宰相者殆半封府院君者二十七人崇祿金庠一編於班行錄原從者以萬數子孫增秩及以不及正勳得加資者不可勝紀李爾瞻等錄三功臣臨海獄告變之初爾瞻自謂所未還不得預其謀以爲大恨乃自言嘗爲正言時唐將來見臨海我倡論至請止〻此爲預杜逆萌之功又引其時諫長鄭經世爲證先加經世資一級自錄翼社三等其實爾瞻所倡論又不干獄事其濫溢皆此類也〇功臣多疊錄者李山海參四功臣李恒福錄五功臣古未嘗有也李爾瞻封廣昌府院君朴承宗封密昌府院君柳希奮封文昌府院君三人權勢相埒而封號同字故號爲三昌〇同休說至曰自 祖宗朝以來以醫官譯官內官理司一時與興陞秩金玉而出得以前導不敢

呼唱闌入而邇來新官之陞堂上者呵唱在路無異宰臣其猥濫縱恣極矣物情莫不駭憤請令法官一一糾劾治罪以杜其漸官寺之軍不得濫注於紳之列尚矣中國之制史臣處闕庭守門請令異其冠帶其區別之意甚嚴且我國制度則許令着帽帶雖未分其立法本意而至於儀注以別班序於宰臣朝士之班行則前此所未有之事也今日無異於以禮時說書爲正字從於品秩而內官軍不有朝家紀令亦於雜亂於班行此由禮官不能先期講定擧理所致以開無窮之弊尤在所見極爲駭愕請禮曹堂上推考色郎廳罷職答曰此推說郎且令考法典舊例以定恒式

癸丑三月十三日辛未

兩司合啓前啓李懿信依律定罪還收看審交河之命事答曰不允○司憲府連啓金應瑞亟停下乞之命事

又啓臺諫爲人主耳目主一時公論知無不言言無不盡國家政令雖係極秘事無大小無不與知所以史無不言而無不書也况事有緩急機發無窮設有莫重莫急之事而秘不使中外知必待相問於後通報則亂淹後時無及或甚臺諫今於暗中不爲探問則將使耳目之官終不得與必坐漏事幾乎臣等伏見昨日政院啓辭則以爲秘密之事兩司以聞通于注書注書或經座或別紙以啓乃是舊規云又曰注書是史官之列亦不可輕毀規例虧損體面言官於朝家幾事無不參知及時救正莫非公耳國耳豈相私聞私通豈非盛時規例注書雖居史官之列一時政令非如史冊是非之事猶係書之于兩司何拘規例而受之亦何損於體面乎張皇

至臣敢瀆天聽輕甚之誅蔑亡議莫臣爲甚請之罪
台罷職之論亦係秘密之事一一謄出封之兩司子
請以傳啓答曰不允詳考舊例做之而一一而也不爲
煩論○王行會盟後犒宴于仁政殿翌日功臣等
上箋謝

癸丑三月十四日壬申

兩司合啓論李懿信交河事答曰河村之事宰臣與
聖考大不同先倡坐者之說惑亂衆聽予亦增嗤笑
李懿信之無可罪之事休煩言之矣○庭鞫安守趙
克信趙平趙應禎柳泰亨捧招後面質○趙克信處
戊進士爲人虛誕有心病多發亂言内行深悖得罪於
父母鄉人鄙之趙德弘等以其親戚相親切仍成交惡與
鄉人議削校籍姓名通文于成均館與鄭國之克信大怒望
時安守以故將家之姓名校見削逢亂擬逢狀金謂其
同郡以虛誕卑辭取封君心然其利知趙克信怒德
弘等先餌以厚財一日謂克信曰此君無言趙德弘
輩有逆謀信乎克信於何知之此謀矣衛曰甫若知
其逆狀當與我共上變即甫爲先熟吾次之克信既
深怨德弘等無中傷之未得其由中安守之誘欣然和
應怨無已告知其事者守無捧捏其事之其爲將其

為裨將一〻叔克信克信許諾泰以啓馳詣京師言克信到言不軌而來意甚豈我臣思中逆語不敢不告衛故模稜其辭無安克信當其推訊而坐觀成敗專其首功又託於柳希奮以自圖人莫測焉克信父中甚事追見克信往謂曰爾將軍全家無一死乎何其廣引無辜指成大獄而卒不免於誅者為申慄所害也〻安衛不告於汝私自上變者無以汝為濟之念也汝就獄則汝為逆首而泰為元功不然則泰當反坐切勿為其所賣但以實對克信乃悟詣廷供云此皆安泰教臣上變之語也於臣實不知此謀但趙臣知等以臣為賊子錮之於學宮必無殺臣其之術不測故臣不勝憤惋常言此人早晚必為逆賊此乃深嫉極罵之辭其謀逆之狀則曾未審知今知之則臣豈不自告而為安泰所先乎安泰再三誘臣上變臣曰此為權聰李可（發機手子衣上變反生勒死）泰曰主上疑湖南人心不順然廷不無起逆獄我是寵於

交結上下汝今告變則我當助成望使汝反坐乎所於泰者如此云於是泰大驚出不意與克信再三面質克信無以辭趙臣知等供云臣不但與克信為國人所共知之嫌怨安泰在一鄉所行悖惡且其父以大黨賊通謀而沒泰起家贈其父寧相臣等作大唐（黨與唐音相似故也）中興頌以泰之由此泰怨一鄉指成此說云其前後構嫌文辭具在皆可覆按泰無以對廣引他人以自說皆不實屢變其招

癸丑三月十五日汲發所

傳曰臺諫論事、體雖重大不可不審察時勢從容以處矣昨日宴禮迎迓三處殿下之後寢行至辭胃入仍致大禮之稽繼至昏夜甚爲未安今後凡事勤日以謝及時擧之事待禮畢後至乙卯東萊府使狀至去月初三日商館倭人等館外往之出入而金山令史不爲知通於倭訓導李彥瑞倭托釈封倭人云新出送家文乞浚書集和科罷乙酉參奉旨金時敏卒時敏天性樂易篤於孝友致切易學深爲宣廟所器重早魁大科一啓數筆題及承旨之當朝也力求補外自放於山海之間還朝未久忽卒人皆惜之性又喜術多高明處宴此其短也

癸丑三月十六日甲戌

司諫院啓曰倭人之性狡詐百出潛通無細之情覘知我國事情近來尤甚留館之倭所當嚴譏察禁其出入而今見東萊府使李昌庭書狀留館倭人托稱名日公然設幕於水邊恣意宴遊而釜山僉使趙安邦譯官李彥瑞視若秦越略不禁執日後無窮之弊據此可知其不職之罪不可尋常治之請趙安邦李彥瑞並命拿鞫倭人接待之事本府專掌而不能預先防閑乃始馳啓偃於待罪有若塞責者於亦為非矣請府使李昌庭推考答曰依啓 ○ 司憲府啓曰近來刑獄不嚴私情大勝等負文弘業以罪重啓下被囚之人敢赴監試終至於參榜聞者驚駭刑官蔑法縱囚之罪不可不懲請刑曹堂上色郎廳並命罷職文弘業前移依律定罪近來人心日渝公道掃地至於科場之間一循私情多方尤甚每年或於識者之寒心久矣前者事今須須以忠清右道監試初

試〻官私率本鄉親知三四十人以爲窃移之計若江陵府史朴蓂業者以江原道試官手寫舉子三千餘人試卷皮封謄封以爲識認之地初場試取得中者並移十七人之多並激遂致多士之怒終至罷場如此之人不可不懲現重治以杜後弊請令頃朴蓂業並令拿鞫科罪者呂刑曹重〻推考此條事依允

癸丑三月十一日乙亥

追鞫罷人安衛與李安謐李延慶李光英尹巘李善傑柳士宗面質後安衛仍因李安謐等並放送〇有旨以崔東式爲司諫丁好寬爲文學沈寔爲副校理裵大維爲正言

癸丑三月十八日啓

吏曹啓曰法典內凡實職二品而追贈者父母准己品祖及曾祖遞降一等本曹依此遵行矣至於功臣追贈則查考已行之規親功臣身死者雖秩卑陞授正二品以資憲系之等正秩而身死者則只授正憲加不得窮品故於其追贈者然亦不得窮品如資憲之加一階者為正憲正憲之加一階者爲崇政崇政之加一階者為崇祿本曹常時追贈規例不同臣等亦嘗疑怪已行式例不得擅便改易目今又有該功臣追贈之事而多議紛紜或以爲功臣追贈稍異与常行親從不異加資憲之加一階者為崇政崇政之加一階者當為輔國或以為功臣生存者不得超資窮品循次陞授則獨於追贈超授未安云臣曹不敢擅請議大臣定奪畫一施行何如傳曰允

癸丑三月二十日戊寅

錄勳都監啓曰曾參扈 聖功臣賜物通計 先朝已受之數則銀兩外他無補給之物故扈 聖以二等今陞為一等者則受銀子三兩以三等今陞為二等者則受銀子二兩只又以扈 聖功臣因南下之功今錄衛聖者則不計前受實物而依他准數題給矣右議政鄭仁弘及已故宗室況君鄭琢贈富城君鄭潾贈訥陽君任發英等則敎書及賜物無受去之人故時置于各該司令禮曹速為處置傳曰允○海川君崔有源啓曰臣頃於學壇以禮曹啓辭中事辛甫發言於衆無受此果臣之失也但傳之者失真以致李廷龜移告至再臣雖然自失之處多無所若自往來數衍之語重臣不安其位則士夫間疑阻相軋之習未必不由於此惶恐待罪答曰勿待罪○大司諫李好信正言朴弘道啓曰國家設耳目之官非無備員充位而已蓋將任事規正參差之甚殘頃日東萊府使李昌庭書狀有

回留館之倭至於三四百名之多而禁防之事日漸解弛本月初三日許多倭人托稱名日公然設幕於館外三處恣意宴遊略無忌憚而釜山僉使趙安郁視若尋常不知禁訓譯官李彥瑞安卧私室恬不動念非徒不能禁之又不馳告於守臣云臣等竊念國家不幸許通關市歲遣倭人連給不絕奸細之徒往來交通透漏事機頃年上國之致疑未必不由於此若不另加譏察防閑其出入則邪謀一發末流難防日後無窮之患有不可勝言臣等按法拿推一以懲邊臣玩愒之習一以杜私人交通之漸矣且見備邊司秘密回辭則以爲此非大段可駭之事惹起波瀾於不關要之端非得體不幸而迫於平調信之敢言只請推下決杖臣等所見與廟堂相反何敢冒居言地乎請命罷斥臣等之職答曰勿辭

癸丑三月二十一日己卯

兩司合啓李懿信交河事玉堂亦上劄並不從

癸丑三月二十二日庚辰

義禁府啓回答差使趙存性等受命不職不能周旋罪若杖一百奪告身

癸丑三月二十三日辛巳

追鞫李洪和元情後與安衛面質○安衛處訊打趙克信等朝廷皆知其虛妄而至於先刑訊趙克信克信本狂病易取誣服人甚危之○大司憲宋淳司諫崔東式啓曰安衛供招之辭其說甚々違錯而先刑趙克信似違獄體臣等勢難叅鞫請命罷斥臣等之職答曰勿辭退待宋淳々叙趙克信甚忠功亦不細不可以其人捲之於當初告變時李甯瞻等不預知李沖按全羅道躬問德弘等知其無他書報淳等故淳等從而叙之

癸丑三月二十四日壬午

司憲府啓曰大司憲宋淳引嫌而退凡有大杖必使其堂上同集者所以備員額而已至其審察於供辭之際而捄正之也安衛詐告大逆而屢變其說辭之違錯則刑鞫得情不宜全蓋而及他獄體所關豈不重哉言官既見如此則其不安於參鞫移所於也以無可避之嫌請命出仕答曰依啓○司諫院啓曰司諫崔東式引嫌而退三變其說辭之違錯者在安衛而免刑趙克信有違按獄之體則言官之務雖奉鞫圍其形也其引避之何所失司諫崔東式請命出仕答曰依啓○全羅監司李蒙令辭傳曰予適有疾不得引見本道人心不好十分撫摩鎮定之如或非常之事先幾識察善處之意戒事○宗廟親祭後將行飲福宴司憲府啓曰請終經日處請停宴禮至今禮曹議啓禮曹啓曰飲餕之禮本在於禮文故該官雖不得不據禮仰稟而迎來需辦連仍經費困竭誠有如言官啓辭況初一日又有

食之變此正戒懼修省之時雖曰飮福旣名爲宴則似爲

未安陳賀之禮旣命權停例爲之飮福宴依言官所請

特命停止爲當 王曰飮福宴非但禮文所載亦見祖宗

朝舊例親享後必行此非酬飮之比但從經設宴云云

日食之變依言官之所今姑勿爲賀禮並停可矣

癸丑三月二十五日癸未

李奎來爲獻納 曺明勗爲修撰 李以藩爲說書

癸丑三月二十七日乙酉

政院曰忠安衛趙克信令禁府更議定罪事已有傳教矣此二人則當令禁府更置而其餘人則前日大臣以為放之無辭矣今則何以為之敢稟傳曰已為放送○以崔有源為大司憲柳寅吉為大司諫鄭廣敬為修撰

癸丑三月二十八日 丙戌

兩司合啓李懿信依律定罪亟寢往審交河之命弘文館劄請李懿信定罪亟寢往審交河之議答曰往審無妨請罪已甚徒煩置之可停止

癸丑三月二十九日丁亥

傳曰逆賊金百諴捕捉出身金昌東班六品實職爲之陞授他武士捕捉逆黨者並詳察相當職陞授百誠等承已命也所謂捕捉者不過金年之類而因緣圖出特旨陞拜以此乙以權縉爲承旨鄭文翼爲吏曹佐郎鄭造爲弼善鄭廣成爲舍人丁好善爲執義金蓋國爲大司成趙希逸爲吏曹正郎

癸丑

光海君日記卷第六十五　四月朔己丑

癸丑四月初二日庚寅

傳曰太廟親祭時扈衛警守申明嚴察事另爲穩錫

假承旨以年少官擇差

癸丑四月初二日辛卯

王親祭太廟○兩司連啓李懿信及宗河事不從○大司憲崔有源辭職上疏（以曾被黃藥私書有附會柳氏之譏故也）答曰省疏具悉卿懇惟卿獨不覩易乎王臣蹇蹇匪躬之故情於無倫之誚何足介意宜繹匪躬之節益勵金矢之直乎言至再毋庸更辭

癸丑四月初四日壬辰

吏曹啓曰功臣正三品以下無實職者封君中年五員外無窠職者文武新陞堂上送西者員數甚多祿科不足依正月啓例勿作遷軍何如　傳曰允

癸丑四月初五日 癸巳

平壤城中火〇西司連居李龍活事不記

癸丑四月初六日來

禮曹啓曰 奉先殿親祭儀注初以原廟例磨鍊所謂原廟卽文昭殿讌廟也考其親享時儀則自上御翼善冠袞龍袍諸享官陪享官時服行禮載在五禮儀今當依此行禮大臣之議亦以爲然敢啓 傳曰 奉先殿之祭亦自追崇時旣用冕服到今何必做別樣依前式行之於是陪祭官皆公服

癸丑四月初八日　丙申

兩司合啓李德馨之何事　答曰至誠沛然

癸丑四月初九日　丁酉

司諫院啓曰五禮儀自上親祭時　太廟則以冕服行禮文昭殿諸廟則以翼善冠袞龍袍行禮朝有定規而今此　幸孝敬殿以冕服行祭有違禮文請依大臣之議遵五禮儀施行　答曰孝敬殿時亦用冕服親祭時用時服則無義理況前既以冕服行事何可異同毋爲煩瀆

癸丑四月初十日 戊戌

以李睟光爲大司憲以尹知養爲兼說書以李英爲咸鏡北道兵使以柳承緒爲咸鏡南道兵使

癸丑四月十五日己亥

政院啓曰盛京都移咨文皮封書以國王處甚是慢褻而譯官鄭彥博所當據理開諭使之改書而使首譯資來極爲駭愕請鄭彥博推考治罪義州府尹洪命元亦無一言相辨難免其責請並推考傳曰允司譯院啓請鄭彥博特會鞫洪命元罷職答曰依允洪命元且爲推考此則不可罷職○傳曰科舉剽竊蔑視文學者一切勿取○以李紀望爲獻納朴東章爲注書

癸丑四月十二日庚子

司諫院啓曰設科取人乃國家莫重之舉也必着一毫未盡之事則必設其稿者其法至嚴而已者增廣文武取士額數加減不同有違當初定規之意故取之請設從官仍存其稿事極苟等請令該官更議定奪集答曰所稿重難姑令該書議處

英廿四月十三辛丑

司憲府啓曰 今此增廣別試殿試、取時儒生製述科次間等而武為素業見屈而論駁儕來者大乖國家取士之規外議藉〻非不可掩 請其時掌試官先罷後推 同參試官並命罷職 國為大慶設科取士乃是莫重之舉而今此增廣別試文武額數增減不同已極駭愕設場日子多外有異之道聞場非但責在舉子所失之在試官至於殿試、取時庭參者見座而應座而儕來物議譁然久而益激種〻可駭之端不一而足仍存其榜極為苟且 請增廣殿試東堂並命罷榜 ○ 前日合啓至李總德之事 答曰不允 又啓曰 罷榜事 議大臣以處 掌試官試官並推考 ○ 以朴震元為大司憲 尋以趙鎭遠

癸丑四月十四壬寅

答啓辭曰孝仁獄事判下臣等以見不敢不盡大凡奸罪必此而非奸所捕捉則必須干證歸一然後可以成獄今此孝仁之死的出於蓋練風仲而及其推鞫之際南謹身如矣所招首尾抵賴言根無據銀玉受刑三次而終發明其諱事干涉之意伊在無案捕以法言之則非成獄是朴於根宗於乙卯十月重杖弟男之更身死姜機於丁未十二月二十九日薄言無住其家則庭畔死人血肉狼籍弟男之更身死者無不露置於庭畔此兩人於渠家有不同雖不可輕易以孝仁之獄至如李守白於根宗母已覺事之如母則其出入無間外可知根宗之無家法旣如此則外言或多此理至於奸淫大獄不可以外言參援斷之渠身所供頗多詭諱而如矣以爲孝仁淫行蓋練風仲無何以詳知則捏稱獄體更無證援之地第難測者獄事尤難斷者奸獄臣等以援多人於鞫反覆詳審之哉則何如判付內此獄旣無干證情甚難合法啓決之以未安但深事俱失自愛之道

致生家變烏得無犯於親宗試以家不為之律必無寬仁彰以和睦之律衛護身議以造言陷人之律○檢閱舊檔以積被金照之徑語上疏乞下獄嚴辦王下吏審。。。請議處臣領論汉李清馨議童錄事體重大所言雖係管經眛了對辦亦未知甚淆宜也耆巾 成廟親憲長勤諭新進文生倫紀之采而 成廟亦深發言根乃禁錮之此乃 祖宗一時斟酌盡善之舉後來則無此例若徐汉李恒稍涉嫌疑外勤辦畢為 成廟親政事臣等所論皆是維法守常何敢援以為言乎況本朝諸論全括之世禁明的及其闕閫之見在殿中呈語之鍛則至今未有殺到奏而譯知且書之外家書可無闕閫之為同卿書中為宗曾被賊信之此積搆之案不無甚乎只言官彈劾之下對辦伸理之舉雖無有無能及 祖宗殺事例而之案我國絕無仲為怨龍雖誠以開後來大抵搆之餒誣人者究之何以就史對辦後方為屬冒制付內言官欲事不可不慎況係人之父母也乎此若辦殺可乘依般換了○禮曹啓曰洪生章丑年百七十五照

自今以後雖據屬生事事屬四德責四德事在議官責議官事由舉子削舉子而已不問何等新務且轉請傳遍以且為平年若以來無士習不美國家亦不圖無之閱據以倡新務之說以致國家紛擾並長此修飾之習故如今此者科試紛飾額數加減不同國為安而無議之額若加其數則以示已大駭為怪以臣該官既已受罪此所謂事在該官則罷該官而已者也若一兩臺場之諱則日後場屋若無完結之時壹諒聖諭亦是守經之論臣等不敢擅便議未至宣奪何如

英廿四月十五 癸卯

禮曹啓曰翰林事議于大臣則領議政李宜顯以爲翰林事體

莫嚴折衷群議變之惟在上裁左議政李恒福以爲中朝

及我國古今原無翰林之說不知中古以後緣何以有此因以爲常

無一出格薦林年少無先爲擿瑕叢著緣于私論甚激々故以

致大轉成翰館閣作膚淺何獨此一事先能除蠲此弊着爲

定式以垂後世今何敢貳明爲捷束法令之所重在罔狼乎在

議官乎士李乎按式仍法則可矣右議政沈壽賢以爲科舉

真士之選例也在平時猶然況此經亂板蕩之後種々弊端爲難

釐陳者乎臣審目睹四十年來翰林之流弊比々有々既翰林復

設雖有大段瑕玷及甚於前場而言可無々翰林故勉強仍用

若有而不肯言之以此言之則翰林一事決不可廢而其間員座

帶子年少浮薄之徒鼓動而欲羅之者彈劾擯先期之申明

禁約至精施行者蓋以此也臣於昔年啓議而罔翰林之議

矣第念今年監試鄕帶之削去者兩三其變正爲可哭至於

輦之下誠揚而公事騰播多端未定囂囂之言雖未必盡信
而設或有可疑之處擧子十目所視公可畏也皆可指議諸議播揚
擧子所假出而不為之設紀必文字一作皆容為異同初試則係
常數論而至殿試便取去兆號舉而獲捷慶者意實為
相慶若然則文武初試之可刷擇停數然後乃加覆試之數也
況外方不待該曹公事擅加赴擧之數多寡不同而湖西近京之
地設科之期仍用前定月日之法保可驗其能該路不無所重
其事此書係之所以至發也事之至此不得不破格嚴禁以為垂
鑑覺之地也但國綱紐壞士風澗喪擧子試官交相植私黨
非翻之痼疾今雖罷而復設不過整頓文金額數定皆有
任當試官更無人云之理數百弊百設實無所益抑恐自以
注將不免永廢設科取士之法也及覆思量絕無革弊之策
唯十分慎擇初覆擧之任以為之云云至此言之甚迂遠不
可用自古國家何嘗不擇試官而致有今之淩夷也答曰依
議

癸丑四月十六日甲辰

傳曰柳慶宗宋錫慶當賦臣職限之日敢發義理指斥之擧
不可廢也各加一資（兩臣曾於辛未冬為臺諫論御醫用藥之失欲以
中大王為其所黜（王世子之投為先命）○兩司連啓李聰後事
答曰且徐徐啓○傳曰謁聖製述時庭為燃燭之後來納燭長
有定式乎試券湏以待禮曹回啓曰平時謁聖製述有燭則觀
而出於一時之命元非式例所載之事至長短定式未有考據云
未能記得觀者中為三燭四燭五燭長短所為無由詳載令該司
造作各樣自牟書試燃一柄觀其遲速量自以給日如傳曰九○
以郭再祐為全羅兵使柳寅吉為大司憲宋錫慶為大司諫金
壽賢為掌令　郭再祐辭不緣

英廿四月十七日 入啓

吏曹啓曰以壬辰府功臣嫡長事議于大臣則李德馨議以臣
事非遠次勝宜以爲宜然在光國平難兩功臣嫡長庶練時俱
而王所可援之路議者有當查考兩處更定似爲無妨議於他人
而柳仲庵奎等三功臣嫡加比未付光國等兩處追陞云未知何
故姜紳所啟有臣之欸乃係其議云其前意中更之耳 伏惟
議者恒細議議同論之雖非考之法典參之俗例尚非折衷況
此有同之輝然看過河緣一之中說得光國平難兩次之聞例而付庶典
總有存者無不大錯豈者庶孽未三功臣付而已申之 有同伊南爲遞
五行之路者其大甚而植若之何可措議者爲外治觀之人以爲宜
武臣之中數來者者之而而是非此則者爲兩功之學從長之遞則不
此雖變之事唯是證云美雖衡之難重之法惟上裁原從功臣
爵自其嫡有生非光國兩功臣又有庶孽宜世清雜等功臣
可以考例者無不可已條者之無何決惟上裁 沈喜壽 議 先
朝之行之例若無所自可援之路則議云之何如 再三 察處至慮之

勤如上垂功于九甚繁影前以來為收孫目之摘得維受之多有之該當免多能准法勤正則而於之人尤多敢容易瞻然去經官爵有越莫此特名有淺之塞以無來不虛不十分的變以為後日之全載於功業数書之萬世因於未常觀之言之以為寬厚甚望之他耳未必預料後世之無全錄及之人書來有此之類加然承襲重複之事之所謂也 至上之錫瀟灑細之物因一事之量換之程其大路沈官爵之至重者乎 仗性上裁者也書奏許功王產例之是以而可據之變功王恩典所保者重者也然皆為非上裁格以何耶 著日者也者其高應例從長舉行公溥日再審則二宣之事國家可百世之也 料理紀書宜然所之重其分之事之宜周其有所禮未暇引據詳完兼重十分高堂謀無踈密之甚

辛丑四月十八日丙午

王偈 文翰識（以偈刻識 頒下篇）取慎海綱等五人